5563.7
4232
v.3

年譜
附錄

修巖集 人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修巖先生年譜卷之一

神宗皇帝萬曆十年宣祖大王十五年壬午七月二十七日

癸未時先生生于京第先生之先自典書公始居安東府豐山縣西河隈村

時文忠公從宦在京第

十一年癸未先生二歲

十二年甲申先生三歲

十三年乙酉先生四歲

十四年丙戌先生五歲

十五年丁亥先生六歲

十六年戊子先生七歲

東333616

十七年己丑先生八歲七月妣貞敬夫人李氏卒于京先生哭泣悲哀不離廬側助伯仲二兄視祭奠居喪如成人九月隨伯仲二兄奉喪南下殯于河隈

十八年庚寅先生九歲五月庚申葬貞敬夫人于軍威松峴山○八月奉几筵還京是年五月二十九日文忠公在鄕拜右相六月還朝先生奉几筵就省仍留

十九年辛卯先生十歲九月服闋○受書于金公致中先生有異質謙厚端直聰頴夙成不煩長者敎督

二十年壬辰先生十一歲四月倭亂起從姊兄李公文英避于嶺東時先生在京第文忠公扈駕而西先生從李公避竄嶺東山谷間往往

遇賊備嘗艱險出入死生先生能隨處從容不失常度時或相幾發慮懸合事宜多長者所不及

十二月自南陽往關西時文忠公以體察使住安州聞先生漂轉至楊根嘉平等地送人持標帖跟尋以還到三登以文忠公命往殷山留數月

自永柔往安州時所經各邑莫不致厚待文忠公聞之以書戒之曰切勿貽弊各邑嘉山倅沈公信經賙以米斛先生辭曰大人有所教戒沈歎曰老爺清德童稚亦能嗣守

二十一年癸巳先生十二歲留嘉山○閏十二月自關西還侍文忠公于京寓墨寺洞受經史等書○後先生以諺書追記避亂首末示家間婦女李公在寬飜傳焉

二十二年甲午先生十三歲

二十三年乙未先生十四歲

二十四年丙申 先生十五歲

二十五年丁酉 先生十六歲 十二月聘夫人權氏 縣監寀之女忠定公橃之曾孫 夏以文忠公命受四書于盧敬庵景任 文忠公寄書略曰男子所當爲事不可以世亂自廢昔許魯齋奔竄於兵戈擾攘之中到處不廢學業以成大儒此雖非尋常人所敢言然立志則不可不如此也四書爲學者府庫若無此根本則他書雖讀無益須師受於盧校理精思熟讀可也

二十六年戊戌 先生十七歲 七月寓鳳城〇十月省文忠公于京〇十一月陪文忠公南下 時文忠公爲李爾瞻等所構罷職南還 十二月到安東道心村省祖母貞敬夫人金氏 村在太白山下時貞敬夫人避亂寓是村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十八歲正月陪文忠公遊西溪○

三月還河隈○受中庸于文忠公先生朝夕侍文忠公側講問經義得聞古人爲學之要心會默契多自得於言意之表退處私室斂衽端坐日從事於存養踐履之實文忠公亟稱之曰如爾美質難得恨未及退陶之門○按先生手錄曰孤年十七八時侍先君子受中庸先君子問曰鄭一蠹嘗讀中庸章句至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之說而疑之曰朱子誤矣豈有氣後之理乎孩且道一蠹說然否對曰然非敢先君子曰一理字說未然孤退思數日而猶未達後十餘年在玉淵書堂復取中庸而反覆之然後似若略窺其髣髴者蓋以本原之初論之則先有理而後有氣若以人物之稟賦者而言之則有是氣而後理隨而具凡有形質而盈於天地之間者莫不有其形而具其理苟無其形理何由賦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朱子之意蓋本於此一蠹於此恐偶未之察而先君子當日之旨亦或因此而可以得之否乎

二十八年庚子先生十九歲冬從伯仲二兄讀書于金溪齋舍文忠公以書勉之曰一陽生矣汝輩學業意思能與時進益否邵子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之句亦當體驗於吾心也又嘗與書曰今世京洛間小兒如倚市販賣之人只取切近而求速化之術將聖賢之書束諸高閣日尋伶俐悅人小文字偸竊點綴以中有司之目而得有所成者多矣然此則乃一種巧宦家法門非如汝輩性鈍愚而不善爭名者所易效嚬母效西施猶爲人所笑況彼未必爲西施而我不爲嫫母者亦何辱而爲此邪大抵學之成否在我得與不得有命存焉惟當盡已之所當爲者而付命於天而已十二月陪文忠公上京時文忠公赴懿仁王后山陵

二十九年辛丑先生二十歲三月癸卯哭伯父謙菴先生○八月丙戌遭祖妣貞敬夫人喪

三十年壬寅 先生二十一歲

三十一年癸卯 先生二十二歲 二月中鄉試

三十二年甲辰 先生二十三歲 二月送別金省克弘微于玉淵 省克時赴江陵任所先生有贈別詩二首 四月往川城 與金溪巖坽有松巖亭唱酬作 七月以文忠公勳蔭錄扈聖原從功臣二等號 先是已受光國原從功臣三等號 從伯仲二兄讀書于山寺 文忠公寄詩二絕理明辭達卽爲文江漢初分一線源不向大道平著脚却從荊棘浪馳奔又幷裏元無大樸天眼中纔得小團圓少年脚力應强健一上峯頭盡八埏

三十三年乙巳 先生二十四歲 四月哭伯兄掌令公 掌令公有卓行高識以經濟自期不幸早卒先生撰遺事 十月哭金省克

三十四年丙午 先生二十五歲 讀書于中臺寺 時文忠公在西美洞 先生與仲兄洗馬公及廣麓金公延祖同棲往來受業

三十五年丁未 先生二十六歲 正月文忠公書示許魯齋詩 文忠公病中書許魯齋萬般補養皆虛僞惟有操存是要規之句以示先生兄弟曰此乃魯齋名言汝輩終身體念可也

五月戊辰丁文忠公憂 文忠公自前年冬已有疾沈綿累月先生與洗馬公晝夜扶侍衣不解帶疾革嘗糞審差劇憂悴之色溢於言顏見者莫不感動及卒毀瘠得疾幾至不救○文忠公臨終有詩遺子孫云勉爾兒曹須愼旃忠孝之外無事業又遺戒有力念善事力行善事之語先生佩服終身

七月丁酉葬文忠公于府西壽洞

三十六年戊申 先生二十七歲

三十七年光海君元年己酉先生二十八歲七月服闋○月

移葬貞敬夫人于壽洞祔文忠公墓後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二十九歲三月赴增廣進士初試居魁○閏三月赴省試居魁○拜五峯李相公好閔先生與金公有瞱申公達道李公時幹同拜五峯時方暮春桃李盛開庭有晚梅一樹獨未著花五峯命諸公賦之先生詩後成漫山桃李總芳華未放寒梅一樹花留待北風霜雪後半庭疎影月中斜五峯朗吟再三曰好好有人在座從而譽之已甚倨五峯拂手止之曰此人南中佳士不可玩侮若是其人有慚色

有庭前枯竹記○一日從子拙齋公元之與同舍生受孟子書先生問七篇中何語爲最要衆相顧莫對先生徐曰収放心三字最爲緊要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三十歲○有次退溪先生詩三首其一千古相循此道行欲尋

遺韻已無聲舊學徒勞蛇著足新工漸退障鳴鉦
花園雨歇西餘濕竹院風生覺甚清素養終日身
無事恐被公孫笑不耕又有道從何處能眞見理
在心中卽此求丁寧古訓如提耳作程工夫至死
休之
句

四十年壬子先生三十一歲二月丙戌聞海西逆獄起洗馬
公自雲谷來見先生曰聞海西有逆變昨日金吾
郎來本府求逆黨不得而去先生問逆魁爲誰曰
不知也又問此府所謂逆黨者誰
曰聞是白姓人而不知其名也 庚寅有 拿命
先生舊與賊魁金百諴有嫌爲其所誣有 拿命
金吾郎梁公克選來時趙公存世知安東府爲言
先生家有癘氣身且病勸其稍爲方便使死中
路梁亦素聞先生名閔其無辜橫罹馳一力啓言狀
先遣判官加先生縲絏里中男女及親舊在近者
奔走驚號或有抱持而泣者先生不小爲動請於判
官曰今行死生未可知願拜辭家廟强而後許拿
卒執縲索隨之適洗馬公書自雲谷來先生行且

觀如平日不少變拿卒睨視久之歎曰異哉此人觀其容止必是賢者何乃有此事先生入廟門伏地哀號再拜乃出金吾郎繼至令先生入內與家人訣先生辭不從夕至龍宮縣縣居正字全公以性吝嗇先生入見梁公曰公認柳某何如人梁曰勿憂此人不死向見其親舊奴僕環立如林莫不號哭失聲吾亦為之出涕而此人終始已不變非有所守而能然乎癸巳夜至良才驛作家書略曰死生禍福無非命也亦復柰何但念稚兒滿室家又屢空死者已矣不知生者將如何耳須體余意無過毀以傷生雖以奉祭慈幼為心且待仲氏生男取一為嗣凡事悉稟仲氏所命切勿違戾可也甲午曉入京至禁府守門者爭問曰此是某爺之子某人耶皆相視咨嗟付典獄大臣以某病痛不可入殿庭請付典獄故也三月庚子漢陰李相公使人問病送清心元辛丑命解枷拘留大臣以病重啓故也乙巳特命保放前一日大司憲李爾

晉啓曰罪人柳某是故相臣柳某之子聞在典獄病重將死伏願加賜恩典不使死於獄中光
海曰渠爲柳某之子則予亦聞知矣但未知渠之爲人如何耳對曰渠亦奇拙窶貧當初入獄之日
都城士子無不歎惜素非見信於人何以如此判府事沈公喜壽啓曰聞市井小民聞某入獄莫
不啻嗟涕泣夫柳某是一介書生安有使市民不忘之事而其所以咨嗟涕泣者柳某之父當國
家危亂之際大有勳勞民到于今受其賜今日之哀柳某非特哀其無罪亦以不忘其父之恩故也
臣久欲陳達而不敢今爾瞻先發之實國家之福也判義禁朴承宗又在坐諸臣又相繼陳之光海
顧謂領相李公德馨曰何以處之對曰臣亦謂其無罪而不敢達矣翌日傳曰罪人柳某姑爲保
放待其病差後歸問畱獄門外既出獄人或勸先生往射廳李姊家或他處先生以罪名
猶在不從五月有夢尋舊居詩兩地相思日月天涯消息問如何縲絏身
心不絆夢隨蝴蝶到南河二十六日仲兄洗馬公卒于京洗馬公有

孝友至行隨先生上京晝夜涕泣焦煎至是病發竟不救六月二十二日洗馬公喪車南下是日庭推蒙放供 略曰臣雖微賤世受 國恩向國之心與兄人不同況臣父常時教誨不出忠孝二字至於臨死作詩以戒之臣佩服遺言庶幾無失父志如使有一毫凶悖之念則死何顏復見亡父乎但臣不幸有叨參嵬科使此賊知有臣名而一朝出於凶口上浼朝廷下辱亡父此實冤痛無涯求死不得云云 傳曰柳某聞是故相柳某之子其人有功於 先朝予不忍殺其子特赦之以慰其父之靈二十四日發行追及洗馬公喪車于忠州水回村○七月到家○九月葬洗馬公先生痛仲兄之歿每對人語及必稱吾罪三年之內不食肉聽樂不與人宴飲略如古人心喪之制作壬子錄記被逮顛末冬挈家移寓於玉淵精舍○書靜坐終日易操存一刻難十字揭之座隅

每夜鷄鳴而起整衣冠危坐誦昔賢箴銘訖還臥
向明而起傍人不覺也○所居村南有峯聳拔奇
秀峯下有巖臨江壁立千仞俗名
秀巖先生以修改秀因自號焉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三十二歲九月哭金廣麓先生與金公契誼甚篤有祭文又撰遺事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三十三歲三月李進士亨男來訪引坐雙松臺李公歎曰美哉江山以君居此可謂兩美相合四月謁屛山書院尊德祠院在河隈上流五里許時士林將奉安文忠公位版察訪金公允思以書要先生與偕先生辭待奉安後二日往謁與金鶴陰念祖會松林論朞三百璿璣玉衡註講心經遊鄕校與張敬堂興孝夜論心經及理氣說往川城道榮川拜金栢巖玏○六月有自警說曰人之害德莫過於諂所謂諂者不必趨走拜

說於上之人以求其悅己然後方可謂之諂凡遇儕輩或己下之人至於奴隷之賤往往强爲非所欲之言以曲循其意或使有難從之請不能直言以拒之者皆諂之類也余有此病酒後尤甚書此以自警云

九月約金忠言榮祖金溪巖遊清涼山有遊山日錄

十月與金忠言金溪巖金正字會于屛山書院泛舟屛巖下 還河隈與堂兄教授公𢓜及金正字泛舟秋月潭是夜月色甚明水天交輝縱舟所如至夜三更乃罷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三十四歲○有次退溪先生詩二首 四月作克伐慾欲說及圖揭壁以寓觀省○不傳 六月迎會李蒼石先生于菊潭蒼石行到栢洞以書要與相會且寄詩曰莫言疢疾苦相纏樂道年來不愁窮千卷詩書無日了一瓢簞粥有時空江湖每憶同心友歧路誰憐失脚翁十載參商今咫尺敢辭相訪暮

江東先生次云年來乾沒百憂叢那見阮生哭道窮忽遇行軒衝雨至解教離思逐雲空文高兩漢傾抆変氣壓三韓繼牧翁卻恨忽忽還作別一江相望隔西東八月赴李氏姊壻于京○拜五峯李相國○九月南還○十月拜寒岡鄭先生于泗水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三十五歲正月子千之生○二月增等雙松臺○四月金溪巖回自京城迎見于豐山○五月往川城與金怤言金溪巖金梅園光繼諸公會于松巖亭有唱酬詩六月還到鳳停寺遊鳴玉臺晋瞰十日七月移寓謙菴精舍時宗人有行冠子禮先生爲賓贈冠者詩云所貴學之道仁義以立身德崇而業廣然後爲成人非善孰可服非賢誰與親努力各自勉吾言非妄

陳八月迎拜寒岡先生于醴泉時寒岡自棨川還星山九月
遊浮石寺○十月往聞韶省外曾祖松隱金公墓
○拜金公致中旌閭金公死節於壬辰之亂棹楔在義城中里拜禦侮
將軍 世子翊衛司洗馬行到烏嶺病未赴時昏朝政
亂彝倫斁廢先生初無出意金梅園貽書勉行金
溪巖亦謂須一出爲善先生答梅園曰成聽松初
拜部參奉人勉其不起成公曰我世臣與他人不
同退溪先生亟稱之以爲知進退之義今奉見示
醒然而悟遂作書一肅行溪巖以詩送之云潭上雲
霞絕俗氛 天書一夕到柴門幽蘭豈欲移官道
喬木其如感 國恩己覺離情涉溟渤要將何道
亘乾坤端儀正則從玆達昔病還萌鄙吝根到嶺
下得疾未赴○宣城人有趨附時議者勢焰薰灼
機穽惟意與先生有舊一日來請見先生拒而不
納其人怒齷齪出恃言以齕先
生聞者莫不危之先生終不動 十一月哭金栢巖

有覩請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三十六歲三月增築達觀臺○約金
忘言金溪巖金梅園金風雷是樞金鶴陰諸公泛
舟秋月潭沂流上下至鍾淵坐巖石上擧酒五月省壽洞先壠因
遊星巖卽鶴峯金先生所築後改名石門七月中別試東堂初試
第二不赴省試時科場不嚴私意公行有一要人爲先生司馬榜下者聞先生中別
科以書來試意先生遂不赴九月往拜盧敬庵于一善○往寧
海觀海有登泣嶺一紀乙酉占新基于尚州佳士里丙戌
鄭愚伏李月澗蒼石諸先生臨訪里在渭水之上有江山勝槩且
近愚伏蒼石所居便於講學故將移寓焉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三十七歲春移居于佳士里○有渭濱八景詩八景曰雙梅堂曰百栗園曰打麥臺曰紫雲棧曰支天石曰障川巖曰垂綸磯曰觀瀾臺自是又號渭濱漁隱詩逸不傳九月題明農記後先生嘗置一册子求耕稼法隨所見聞而錄之名曰渭濱明農記題其後略曰昔樊遲請學稼吾夫子斥之以小人則專心致志兀兀窮年於田疇間者非君子之所願然則如之何而可也韓文公作董生詩曰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噫微斯人吾誰與歸行鄉約于中東縣先生與金公秋任及縣中諸士友議立鄉約堂于竹谷里冠婚祭隨事顧助且有勸善規過之法一縣至今賴之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三十八歲李蒼石先生有寄題佳士里詩數間茅屋著人豪檐屋雖卑道義高門外莫嫌車馬少青山流水是心交上鄭愚伏先生書論文忠公文集校正事○秋往川城晋

數月而還（與忘言金公日有講磨之益還時金溪巖金梅園金鶴湖奉祖洪東洛鎬諸公先後攀別各有贈行語）冬移寓川城（鄭愚伏與書略曰念君移居未久匍匐而歸爲之悵歎蒼石一絕眞寫出至情諷誦之餘爲步其韻河上傳家紙墨庄兒孫蔬糲不克膓如何將相三千日所欠成都八百桑語雖部俚使簧舌者聞之亦足汗顔云）

四十八年庚申（先生三十九歲）正月哭寒岡鄭先生○四月會葬寒岡先生（有祭文）道尚州拜鄭愚伏先生還川城○七月撤寓還佳士里（金溪巖有送別詩四首有曰行止皆天定窮通詎我搖靈臺無一物至樂在簞瓢又有能存眞富貴德義潤吾身之句）冬哭盧敬庵

熹宗皇帝天啓元年辛酉（先生四十歲）正月會葬盧敬庵

有祭文與金悆言金溪巖金梅園書論儒疏事時嶺儒將陳疏請斬李爾瞻先生以爲士有氣節非難而依乎中庸爲甚難且其疏語於爾瞻實狀大題目上不敢直說而泛論專擅爲罪案是無異獲殺越人于貨之盜而議其竊鉤之罪貽書諸公以論之

二年壬戌先生四十一歲七月既望泛舟龍淵與李月澗蒼石趙黔潤靖全沙西湜康南溪應哲諸公二十五人約遊謁道南道正祠仍泛月於洛江龍淵以赤壁賦分韻賦詩

三年仁祖大王元年癸亥先生四十二歲三月 仁祖大王改玉○四月授宣務郎特 除奉化縣監更化之初羣公交薦先生學行拜是縣○先生先以原從資通訓吏曹誤以宣務出發帖人或勸其申曹先生不應

上疏辭不允疏略曰臣稟性最下立志不篤雖嘗從事於書冊之間乍作乍輟若

存若巳加之時事大謬立身事國無復有望惟有服田食力爲可以小安愚分踁伏草莽以百爲不易爲憂初非有隱居求志不樂仕進之操而廷臣之不知臣實狀者徒聞臣久處貧約疑其於間暇之時學有進益而變其庸愚之質猶或可比於平人遂以蔑實之名上誤　旁招之聽此則廷臣之爲　殿下選擧之意已大乖謬而臣之借竊欺罔之罪尤無所逃矣　答曰方今民生未免在於水火爾其勿辭速爲赴任以副朝廷之望

赴任所 縣承汚吏剝割之餘公私赤立土瘠賦重民不堪苦先生撫摩喣濡稍有生意申地部改步其田豪右多泥之先生不爲撓挍行田畝第其上下而無遺漏由是田增而賦省民始有樂生之心鄭愚伏以書賀曰治聲籍甚人皆樂道之老先生門下人豈不爲之增氣耶

五月鄭愚伏先生因　晝講薦先生 愚伏講論語畢進曰張顯光柳袗文學行誼爲東南儁望若蒙收用必有裨於治道

中增廣東堂初試居魁不赴省試 時嚴校理惺爲京試官慕先生名擢置魁試先

生慮八洛而主司採名見錄不赴○按先生答金公秋任書曰中間誤聞試期少退且巡使入縣不敢棄去遲延之間期日已迫勢不可及云云蓋先生初無赴省之意而此書云云其審於進就而務自韜晦如此

作文諭鄉約長先生爲治躬簡約以先之重於導揚風化扶植敎道既右擇差鄉約長作文以諭之大略以敎五敎爲本又採輯先聖賢格言所以正俗化民者作爲敎條頒諸內

境呈辭狀於監司以水陸軍進縣事具由請罷監司不許

四年甲子先生四十三歲四月授宣教郎○五月授承訓郎○七月監司閔公聖徵上治行 賜表裏諭曰爾居官愛民如子治邑如家凡所除弊有若嗜欲之難制盡心孜孜治有茂績不負朝廷擢拔之意極爲可嘉九月令人權氏卒呈辭歸縣民立石以頌之十一月

葬令人于善山府治東朴谷○十二月拜刑曹正

郞辭不赴

五年乙丑先生四十四歲寓四勿村一日拙齋公問學先生曰愼獨爲緊要又拙齋公嘗苦思慮雜沓於竹片上書屛思慮三字先生偶見之召使前曰屛雜慮則可屛思慮則不可又曰世間萬事如鳥音過耳不足累吾靈臺惟當一切掃置以修身俟命爲心可也又曰近自數年來自覺心地寬平胡思雜慮又似退聽不大用力惟於動時易差了是可懼也○按李月澗戒子姪書曰常愛柳李華家傳詩禮學有淵源見識明白踐履篤實孝悌於家忠信於朋友沈厚謹重表裏如一德容之盛視古人無多讓今汝輩之所標準者非此人乎見其忠厚寬裕而思以矯吾之刻薄見其莊整齊肅而思以矯吾之惰慢至於動止威儀無不取之爲模範則觀感親炙之益豈不愈於卷中之賢邪

編次喪禮諸說先生以家禮雖有後賢附註變禮無所裁訂因集古今喪禮說以補其未備分門立條使便考閱書旣成欲更定而未果

六年丙寅先生四十五歲八月陞奉直郎拜刑曹正郎赴

闕肅謝先生雅意林泉不樂仕進而每有除命必皆赴謝嘗謂拙齋公曰我世臣也不可以山野自處有所偃蹇汝須知此意○先是公州人有爲本州鄉俗者與其地黃姓人交惡爲其所誣告逮繫京獄互相證援文書盈几閣官吏不能遍覽先生一日夜搜檢都盡得其姦狀時李完豐曙判本曹太驚服歎曰微公幾誤此獄因呼曰先大監按某獄伸其枉今公又能燭我寃可謂世其家者感泣不已告者遂逃去事因得解物論快之辭歸十日供職僅十一月

拜榮川郡守因事遞○月聘夫人河氏學生泱之女

七年丁卯先生四十六歲正月北兵至號召使鄭愚伏差先生尚州義兵將先生糾合義旅申嚴部伍號令嚴肅李蒼石語人曰吾以柳某爲直柔耳不意其剛勇乃如此俄拜清道郡守赴任爲治如奉化時與義兵

所金風雷書略曰姜卄二虜還去後朝議欲羈縻之以爲緩兵之計區區過慮狼心叵測變詐百出所謂羈縻者不足以縻賊而適足以自設也

答洪東洛書論軍糧事

時東洛在金巡察時讓幕下書略曰季巡使閫賊兵已到黃州而閫西割地之言尤令人痛憤欲死此郡爲一道米豆都會今看都數大小米七萬餘石合雜穀多至九七萬餘石京畿忠淸穀數在此道之下合兩道亦不下數十萬石若沒數聚於南漢城之可支數萬兵半年之糧取其優近先此運用而遠道之穀則姑爲留置以待事定後從容輸運以償兩道所用之數極似優當云

作文諭諸生

略曰昔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此敎學之所由始也蓋人倫者日用當行之道學者學此而已敎者敎此而已子朱子小學一書爲小子培養德性之根本而其所着着者惟在於入孝出悌隆師親友正容謹節愼言篤行而已今抄選儒生擇定訓長每朔望謁聖因與辨疑答問啓發其志意高下其勤慢而其於升降揖讓之節忠信篤敬之本尤加

戒焉諸君識能學而講之日益明習而行之日益進優游涵泳毋急毋怠則爲聖爲賢之功豈在於是矣

十月授通善郞○十二月因事罷歸郡民立石以頌之

毅宗皇帝崇禎元年戊辰先生四十七歲 月子百之生○

九月拜果毅校尉 世子翊衛司翊衛赴 闕肅謝時鄭愚伏爲副提學將進講璣衡註自備曹直所邀先生至玉堂講論疑義 十二月

授通德郞拜司僕寺僉正

二年己巳先生四十八歲正月出爲醴泉郡守郡與安東接界一境之內皆親戚故舊事多牽掣而先生處之有方莫不厭服迄先生去無一人干犯禁者二月

延文忠公謚○呈辭狀于監司時獄囚二人罪犯綱常者越獄而逃先生卽申報請罷監司以非啓下罪人不許先生以爲豈有重囚越獄而以朝家不知之故不自爲

罷視事如故乎連呈三辭監司終不聽十二月棄官歸郡民立石以頌之

三年庚午先生四十九歲八月拜旅軒張先生于不知巖留數日有問目三條哭金鶴湖有輓詩祭文

四年辛未先生五十歲二月陞朝奉大夫拜全羅道都事不赴○三月除陝川縣監赴任時鄭仁弘之孫有入軍保者聞先生爲本倅懼甚欲逃先生至則命除軍籍其人感泣不已上鄭愚伏李蒼石先生書論文忠公文集校正事且請序跋文○遊黃溪瀑布士友六七人從秋因事呈辭狀于監司李蒼石與書曰聞有乞免之事道苟可行古人有不屑於去就者切望無果於遽思以活一境赤子

五年壬申先生五十一歲正月爲文給佔畢齋金先生廟

前官田金先生廟宇在冶爐縣址連官田紐牽相及先生按知其故以爲非所以尊賢尚德之意卽以田屬廟成給完文使宗孫世守勿復侵奪刊文忠公文集于海印寺旣始役各院士林分卷繕寫續續送刊且出通文爭補役資不數月告成四月與觀察使吳公翽晉州判官趙公卿叔遊矗石樓燈夕會于樓中談晉陽故事先生誦鶴峯金先生矗石絕句趙公因鏤板揭壁授朝散大夫○頒鄉約諸条于鄉約長一依退陶先生宣城鄉約各条且爲說付其下頒之都約長惓惓以敦孝悌興禮讓爲化民成俗之本○時某州一人與邑人相訟先生考其所納文券摘其可疑處數段詰之其人默不對而退翌日復來日昨聞訟官之言歸自檢看果爲可疑因求去其使人信服如此赴同牓會于星山觀察使吳公典籍權克明庶尹李峽縣監李寧生員鄭維垣生員下睍生員黃中信縣監安廷燮察訪李揀進士愼承合十人會星山先生亦

以牓首赴焉設宴盡歡而罷因倩工爲圖各書姓名年位於下端以壽其傳會金東溟

世濂于郡齋時東溟爲尙山倅

六年癸酉先生五十二歲三月先送家眷于尙州○五月

棄官歸郡民立石以頌之○先生歷典四郡未嘗以一物自隨身官罷還環堵蕭然饘粥不

繼而安貧自樂惟恐人以清名歸己六月哭鄭愚伏先生士林推先生爲相禮

李蒼石與書曰治喪諸事得左右經紀得正而毫髮惟此可以慰冥冥也答李公元圭

書論師服略曰竊聞聖人作禮不制師服設有成己之恩與父母同者聖人但使申心喪

之制而無制服之事近世退陶先生之喪禹秋淵性傳金正就礪金上舍隆不別制服但以布笠縞

帶不飲酒不食肉而居宿於外以終三年惟李栗谷之喪李延平獨製功緦之服出入必服人以爲

笑以此觀之製服之不可爲則決矣七月答金梅園書略曰某遠落他鄉疾病乘

仍非不知收拾身心洗滌諐尤爲自家安身立命之地而沙防易潰悍馬難制陷入坑穽不能自脫其爲可懼不但四十無聞而已反顧初心秖增愧恧子峻兄剛潔俊偉爲善流之宗老兄精深造詣尤非儕輩所及惟望二兄益懋大業益修實德使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而又能推其所得之餘厚賜警責而濟拔焉八月會葬鄭愚伏先生有祭文○按鄭石門榮邦輓先生詩註云時有古今禮不同之疑衆莫知所定竟從公議

七年甲戌先生五十三歲七月與江右諸士友陪旅軒張先生遊洛江○九月拜漢城府庶尹赴　闕肅謝時　先生患風脾新試鍼焫而以聞　命退伏爲未安力疾赴謝十月移拜奉正大夫司憲府持平以病三度呈辭加給由○又陳疏懇辭不　允疏見本集啓救姜處士鶴年因乞解歸時姜

公爲掌令不至上疏言事朝議大激至三司俱發請按律事將不測先生曰國家置臺諫將以欲聞其言也言不當則辨之而已請殺諫官豈聖世事乎不可以不言子弟以外間論議才峻恐禍及苦諫不聽草啓數百言其略曰鶴年之爲人臣所未見而但以其疏語觀之則率意放言無妻曲婉順之態雖曰山野愚不識事體告君之辭豈空如是至於伯夷嚴延年之事尤有所不當引而引者爲議之峻斥固其宜也然而原其本心則不過受恩感激仰恃聖明惟思盡言不知裁擇以至此耳謂之沽恩市直猶非本情而況無君不道人臣之極罪以此爲罪不已過乎古之明王不以言語罪人臣伏覩殿下臨御以來草野倨傲之言雖或過越悉加寬宥今於鶴年尤示包容旣下優批又以必無他意爲發人臣之道惟當將順至美贊揚大德使四方後代咸仰 大聖人含弘廣大之量出尋常萬萬可也若不推究實情論以一切之法則么麽一鶴年雖不足惜而獨不爲 聖世之累乎因解歸李蒼石與書曰所啓眞折中之論而一鳴輒斥豈盛朝招延之意乎賢者去就

其有關於世道如是而兩司引避之辭誠太迫矣其後一大臣上劄極論姜公罪當殺幷[illegible][illegible]生以爲阿黨至有黨與日盛主勢日孤之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予不欲以言語妄發殺士卿少弭忿疾[illegible]也後諫院又拈出先生啓辭中幸意二字以爲非所宜言請推治會先生沒而止

八年乙亥先生五十四歲正月入河隈舊居○省先壠于壽洞○道宣城訪金溪巖金梅園諸公於烏川○謁陶山李先生廟○十一日壬戌還到榮川龜鶴亭感疾十三日甲子亥時終竟夕對客論喪禮言訖而逝一郡人士皆來赴朴公檜茂主治喪具合親舊賻襚以飲之遠近聞者無不驚悼嗟惜相與弔曰斯人而至於斯吾道何託焉○先生是行歷訪東洛洪公既行數日木齋洪公汝河夢至一官府衆環立如堵牆讙言鳳死有巨鳥匽臥高數丈彩羽離褷洪公覺而諗諸東洛東洛邑不怡是夕先生訃至東洛哭之

曰仁人逝矣異哉微諸小子云六月葬于善山朴谷前夫人權氏墓同麓○校院儒生操文致祭者相屬會葬者數百人

後十八年壬辰正月移葬于軍威縣西十里於義谷亥坐巳向之原前夫人權氏祔

孝廟丙申九月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經筵參贊官十月加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

顯廟壬寅十二月 日士林奉位版從享于屛山書院文忠公祠

修巖先生年譜卷之一

修巖先生年譜卷之二

附錄

行狀

維三年壬寅冬十二月修巖柳先生祔饗于文忠公西厓先生祠越翌年安奇公以修巖先生家狀附錄授汝河曰叔父旣陞祀矣然其德學行事迄無能爲之撰次吾恐後之人無以攷德而取法惟吾子圖之景陽亦惟子是屬其誠不敏顧惟總角時先公詔受禮于先生將行先生卒故嘗自歎其不幸焉則義有不當辭者悲夫追陶殁而緒言絶自世之君子以於

衒傲俍爲學術而道益晦惟我文忠公之學沈潛篤
實專用力於內而先生得之然性謙退未嘗以之自
居故世之君子鮮克知之若先生者可謂君子之盛
德謙謙實而若虛者矣先生諱袗字季華領議政文
忠公西厓先生諱成龍之第三子也祖諱仲郢觀察
使 贈豐山府院君曾祖諱公綽杆城郡守 贈左
贊成高祖諱子溫進士 贈吏曹判書文忠公娶宗
室李氏縣監坰之女封貞敬夫人以萬曆壬午七月
二十八日生先生先生生有美質謙厚端直聰穎夙
成識趣高遠甫八歲而失貞敬哭泣悲哀不離廬側

助二兄執饋奠居憂如成人十一歲遭倭亂文忠公
扈駕而西先生從姊兄李氏避亂嶺東山谷間往
往遇賊瀕死而能以計自全時或相勢發慮懸合機
宜一行賴之卒以獲濟亂甫定文忠公謝事南歸家
居先生朝夕于側講問經義得聞古人爲學之要心
會默契多自得於言意之表文忠公嘗稱之曰如爾
美質難得恨未及退陶之門退處私室斂襟端坐服
膺存養踐履之實書靜坐終日易操存一刻難十字
於座隅以自勉勵丁未五月丁外艱服闋中庚戌司
馬初試覆試皆居魁先生惟代大家維艱其祿易受

人指在愼德行學業事無細大無敢不敬晨朓肫帛
讓士論多之壬子二月海西獄起先生舊於賊有嗛
逐爲其誣被逮金吾郞梁公克選來趙公存世知安
東爲言先生賢不宜有此梁亦素慕先生會先生疾
輒以聞先遣判官加先生以縲絏里中聚觀驚呼涕
洟先生行步言貌詳緩如平日請於判官曰此行生
死未可知也願暫至家廟拜辭而行判官不許強而
後肎先生入廟門伏地哀號再拜乃出金吾郞繼至
令入內與家人訣別則先生亦不從焉到龍宮金公
以性唁先生問梁曰公認柳公何如人梁爲及所見

讚歎不已全公因極言先生平日事深亦悟護先生
甚謹旣就理疾益甚諸大臣如李漢陰沈一松皆言
先生病光海命拘諸禁府門外五月仲氏洗馬公以
憂卒於京邸六月始得理出追及喪車而歸丙辰拜
翊衛司洗馬不赴時昏朝政亂孽臣煽禍幽 母戮
弟累興大獄羅織士流以不附己者宣城有一要人
方柄用與先生有舊一日請見先生拒而不納其人
怒齟齬出悖言以齕先生聞者莫不危之先生終不
爲動癸亥更化賢路大開羣公競推轂先生起家拜
奉化縣監辭不許乃赴縣經汚吏剝割公私亦立土

瘠賦重民不堪苦先生撫循喣濡稍有生意則欲申
地部改步其田豪右多泥之先生不爲撓按行田畝
第其上下而無遺漏由是田增而賦省蓋先生始至
戶不滿百朞月之間流逋四歸戶口倍增巡察使聞
聖徵上先生治行 賜表裏以奬之 諭書有曰爾
居官愛民如子治邑如家凡除弊瘼有若嗜欲之難
制治有茂績誠不負拔擢之意云九月喪令人因乞
葬辭歸冬拜刑曹正郎不赴丙寅夏復入刑曹爲正
郎公州人有爲鄕職者與其地黃姓人相惡爲其誣
訴逮繫京獄累年文書盈几閣官吏不能遍覽先生

一日夜閱盡卽其文案參伍勾較悉得其情白于堂
上李完豐曙判本曹大驚歎服曰微公幾誤此獄因
呼曰先大監按某獄伸其枉今公又能如此感泣不
已告者乃逸與議快之供務僅十日辭歸冬拜榮川
郡守未赴而遞丁卯正月拜淸道郡守爲治如奉化
時作文諭諸生略曰昔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
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此敎學之所由始也蓋
人倫者日用當行之道學者學此而已敎者敎此而
已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孟子曰堯舜之道
孝悌而已矣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詩曰溫

溫恭人維德之基橫渠先生曰今世學不講男女從
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
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觀此數條而爲學之得
失可知矣至於子朱子集古聖賢格言善行以爲小
子培養德性之根本而其所惓惓者惟在於入孝出
悌隆師親友正容謹節愼言篤行而已何嘗教之以
尚氣放言凌蔑長老言人過失爭辨好勝以爲高耶
孔子大聖猶曰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蓋
以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不敢以賢知加之也聖人
尚爾況其下者乎惟其知是故彝倫叙風俗厚他日

立身行世皆可自此而推之所謂本立而道生者也本郡文獻之盛著自前古英憲以下聞人達士史不絕書以至節孝之誠孝格天灑纓之文章節操三足之德業範世此三先生者雖在百代之下千里之遠尚且聞風感發而興起況諸君生於斯長於斯其耳濡目染豈無私淑而自奮者乎但自兵燹之後教道漸弛耆德多老死童蒙失其養在家不聞唯諾之聲出戶不知肩隨之義稍長而冠對揖父兄之執不拜師長之尊甚者分門割戶各立私黨互相詆斥不合不公致使遠近之人莫不鄙誚之曰伊西之鄉風如

此豈不爲一鄕多士之耇哉今擇定訓長使選儒生之年少聰敏者而敎誨之每朔望謁聖因與難疑答問啓發其志意而其於升降揖讓之節忠信篤敬之奉尤加戒焉諸君誠能不憚勞勤講習服行優游涵泳毋怠毋急則爲聖爲賢之功亶在是矣若夫名雖爲學而不以本源爲心或但應日課苟免責罰或徒尚文辭益長浮薄非今日設講之意而亦非所望於諸君也十二月因事罷歸戊辰九月拜翊衛司翊衛時鄭愚伏先生爲副提學將進講璣衡註自衛曹直所邀先生玉堂討論疑義旋拜司僕寺僉正己巳正

月出爲醴泉郡守郡在鄉鄰境內皆親故事多牽掣而先生處之有方莫不厭服迨先生去無一人干政犯禁者及冬棄官歸邑民追思以頌之辛未春除全羅都事不赴三月拜陜川縣監癸酉夏解歸甲戌九月以漢城庶尹赴謝移拜司憲府持平陳疏乞遞不許時姜處士鶴年爲掌令不至上疏言事其語犯朝議大激至三司俱發請置重典先生慨然銳爲救正子弟恐及禍諫止不聽遂 啓曰臣不識鶴年爲何狀人今以其疏語觀之率意放言殊欠委曲雖山野樸愚不識事體告君之辭豈宜如是至於伯夷嚴延

年事尤有所不當引者恭惟 聖上撥亂反正彛倫
復明武王霍光所遭各異非所可擬於今日而妄發
至此物議之峻斥宜也然原其本心豈有他哉不過
受恩感激惟思盡言不知裁擇以至此耳謂之沽名
市直猶恐非其本情而況無君不道人臣之極罪以
此而爲其罪案不以過乎古之明王不以言語罪人
臣伏覩 殿下臨御以來草野倨傲悉加寬宥今於
鶴年尤示包容旣下 優批又以必無他意爲敎狂
妄如彼而 聖德如此瞻聆所及莫不聳服臣愚謂
人臣之道惟當將順至美使四方後代咸仰 大聖

人含弘之量出於尋常萬萬可也若不推究其實論
以一切之法則么麽一鶴年雖不足惜而獨不爲
聖世之累乎因乞解歸其後大臣有上劄極論鶴年
罪當殺幷攻先生以爲阿黨至有黨與日成主勢日
孤之語　上批曰予不欲以言語間妄發殺士卿少
弭忿嫉可也蓋　上意於先生言有所感悟而然云
後諫院就先生啓辭中拈出本意二字以爲非所宜
言請推治會先生殁而止乙亥正月先生自商山入
河隈故居省先壠於壽洞道宣城謁陶山廟還到榮
川忽得疾十三日夕奄至不淑一郡人士皆來赴哭

合親舊賻襚以斂之遠近聞者無不驚悼嗟惜相與
弔曰斯人而至於斯吾道何託焉是年月日葬于善
山府治東朴谷會者數百人後十八年壬辰正月移
葬軍威縣西亥坐巳向前夫人權氏祔先生爲人謙
冲渾涵不見涯際雅淳莊和不露圭角忿厲之氣不
形於色機智之私不萌於心平居諄諄謹飭仁厚之
氣藹然達於面目望之知其爲有道君子也至誠孝
友事文忠公能致其悅及喪哀毁得疾幾殆二兄早
歿養其孤女使有歸敎其孤子俾有立愛之逾於己
出至於諸庶弟恩愛靡間以田民從國典分數非同

氣間道理皆使之均占自取荒頓老廢者故終身窮約而無惡色處己待人一以誠實絕無虛假意思其遇宗姻鄰曲疎戚新舊慰慶周旋咸盡其宜自始及終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與朋友交久而能敬雖接卑幼禮處辭恭詬詈之言不施下賤至於稱人之善色愉神暢若己有之雅懷恬澹視世間榮利泊如也遭時椓巷潔身肥遯及際熙運嘗一行應擧嚴校理惺爲京試官慕先生大名擢置魁試課絕常等先生慮入洛而主司採名見錄遂不赴省試其惡進取而喜恬退如此前後四典州邑皆不滿秩賦歸其爲政綜

理微密自田賦錢穀至軍簿獄訟各有條貫靡有弛
而不舉決折嚴明信枉言前或不待兩造而覈其情
僞訟者愧悟請止尤重於敦化源樹風敎養育人才
未嘗不三致意焉勵操淸苦氷蘗凜然內外斬斬人
莫干以私自中歲寓商之柴里每官罷還環堵蕭然
饘粥不繼而先生安貧推分衎然自樂事有纖毫涉
矜衒者耆不忍爲惟恐人以淸名歸己自以古家世
臣戀君憂國忠忱炳然不以位卑身退而少懈凡有
除 命輒行曰世臣之義不敢效山野偃蹇然亦未
嘗久於其職晩入憲臺會權貴人欲艾國良時議靡

然獨先生直之辯過堅懇由是竟遭敲撼以發致其
平生語默出處悉合於古醇儒之槼度幅尺甚嚴一
時淸名之士莫得望焉爲文章不爲空言惟以典實
應用爲主紆餘委曲造理精到李觀海見之贊歎以
爲不可及先生以家禮未成書雖有後賢附註變禮
無所裁訂因集古今喪禮說以補其未備分門立條
使便檢閱而應卒遽書旣成欲更定而未果今有草
本藏於家蓋先生之學以謙恭篤實爲本而守之以
靖確出之以退讓持之以積久行之以正平名已成
矣而居之益遜德已崇矣而謙若無有迨其季年學

尹匊逢自闇而人知之自卑而人愈尊之不論賢愚貴
賤長幼遠近翕然尊而慕之舉一世而望之若祥鸞
鸑鷟然非君子之盛德曷克臻是哉先生已自趨庭
之際得聞入道次第雖不喜以學人之名高自標揭
益務韜晦然其於操存體驗毋自欺謹其獨之功實
有日進而不已者故其孚驗之盛至於如此夫豈偶
爾者哉文忠公上有以紹陶翁之嫡傳下有以迪來
裔於無窮功施 社稷澤被生民道崇位尊愈自謙
抑而先生式纂厥緒謙光彌彰在易謙之九三勞謙
君子有終吉三陽剛得正上下所歸勞而不伐有功

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故係之象曰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文忠公以之謙之初曰謙謙君
子用涉大川吉謂以柔德處謙下謙而又謙能如是
者君子也故係之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先生以
之傳所謂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者殆先生之謂歟前
夫人權氏忠定公橃之曾孫女生一男八女男千之
令爲景陽丞女長適監役金時敏次府使申嵩耇次
琴處謙次進士李尚逸次金宗準次縣監鄭逍應次
縣監郭文溶次李在寬繼室以晉陽河氏生一男百
之後洗馬公安奇公者文忠公之嫡孫也記先生平

之月歷訪先公於安東府城東第旣行數日汝河夢至一官府衆環立如堵牆讙言鳳死余遂直入有一巨鳥僵卧高數丈彩羽𢶪褷然矣覺而詥諸先公先公色不怡久是夕先生訃至先公哭之曰仁人逝矣異哉徵諸小子矣至今思之宛然如昨日焉悲夫旣以語寒奇公附書狀尾而歸之通訓大夫司諫院司諫洪汝河謹狀

言行錄

余年十三與同舍生學孟子於季父公一日夜公問七篇中何語最要衆皆相顧莫對公徐曰收放心三

字最爲緊要
公所雅言敬與愼獨
嘗見公書靜坐終日易操存一刻難十字於座隅板
上
余侍左右數十年未嘗見其毫髮未盡意思
余嘗苦思慮雜沓於竹片上書屛思慮三字置案上
公偶見之召使前曰屛雜慮則可屛思慮則不可
公聞人之毁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惟日檢其身
常若不及自信其心未嘗以一毫外至有所動其中
公處己待人一以誠實坦然明白表裏如一絕無毫

髮處假意思

公燕居溫然粟然和而有制

公少時頗警切嚴毅晩更和平睟面盎背終日欽欽望之可知其爲有道君子

公未嘗以賢知先人雖甚庸鄙空空之人必博訪而諮詢如得片言寸善則嘉悅奬與之意溢於言顔有不能以言語形容者

公嘗論伍員伍尚孰賢事荅或人之問曰爲人子者當以伍尚爲正蓋以免父呼而子忍不赴乎歸與之同死可也每讀伍尚之言懇惻切至令人隕淚非篤

於慈孝者能如是乎世以員能報父仇爲賢然此則大不然員也楚之世臣也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忠之與孝本無二致父之寃死雖可痛而君臣大義其又可忘乎至於辱其君之屍而不顧其倒行逆施亦已甚矣進不能全其孝退又失其忠烏得與尚比哉尚之歸死忠孝兩全其心安其理得處人倫之變而不失毫釐於造次顚沛之間亦可謂曲盡其道而無餘矣况人子事親以善繼其志爲孝使奢爲忘君負國者邪爲畢命所事至死無恐者邪觀其平日行事之跡出於守正不阿死而無悔則其不忘君負國懷

悉於君父亦已明甚其子之蓄辱故君以報己仇必非其志之所存矣然則員也後日所謂報其父仇者豈不大傷厥考志乎况君者天也天其可讎乎傷父之志讎其君者嗚呼其不可謂仁矣雖然員亦賢士初非逆理亂常之徒其所以至此者特以察理未明自以爲是敢於犯分得罪人倫而不自知耳故君子貴窮理而大居正至哉言乎非妙道精義之至何能及此玆記之以備秉筆者取考焉

今 上初諸公交薦公學行拜奉化縣監時承汚吏剝割之餘公私一空公到官釐弊政去民瘼廉知士

瘠賦重民不堪苦申于方伯上達 黈纊改量其田務得貞平自此民始有樂生之心蓋公之初至人戶不滿百朞月之間流逋四歸戶口增倍幾復其舊御史上其治行自 上下表裏以獎之居官躬簡約以先之尤重於導揚風化扶植敎道未嘗不三致意焉

公在陜川時有某州一人來與邑人相訟公考其所納文券摘其瑕釁可疑處數端詰之曰此文券似不實何也其人默不對而退翌日復來曰吾亦不覺其然意其可訟而訟之昨聞訟官之言歸自檢看果爲可疑吾不爲此訟矣因求去公獎諭而遣之其使人

信服如此

公每有　除命雖不能久於其任旋即退歸而必皆

聞　命即趨謝而後已嘗謂余曰我世臣也不可以

山野自處有所偃蹇汝須知之

公德量弘遠處心公平未嘗以賢知先人而毀譽得

失不得以動其心此豈無所本而能之哉昔有若無

實若虛以多問於寡以能問於不能犯而不校等語

曾夫子獨以許顏子而他人不與若公可謂庶幾從

事於斯而不懈者乎聞人之善則喜之不惟喜之又

從而揚之聞人之惡則默而不宣其急於善善而

於惡惡又如此者嗚呼公有日省之學而不求知於
人有遠大之才而不求用於世閒靖自守樂天知命
古人所謂君子人歟君子人也者殆公之謂矣世之
人無賢不肖咸稱公之賢而亦無能眞知其所以賢
今夫良玉之爲寶愚夫皆知而其具溫栗誠然之德
則知之者鮮杞梓之爲材舉世皆知而其中規矩凖
繩之美則識之者稀由此觀之世有眞知公者亦無
幾矣噫公之德美不以在外者有所加損則人之知
不知又何論焉然其闇然日章而令聞施於身雖不
願人知而人自見而慕之抑不可謂人不知也抑又

見世之人發一善言行一善事則汲汲然暴之於人惟恐其不知往往乃有以是得得焉自負揚揚焉自足以爲天下之人皆莫能是而我獨能之不知從心地上循省而惟以務外爲高故所長反爲所短終不免於狼狽之歸者亦多矣玆豈非驕吝自大而不能謙者之害邪嗚呼世有一日用其力於謙者亦可以少知公之蘊矣公氣和而毅行高而正所見明快所造平實居之以誠敬將之以謙約而又未嘗爲矯激之行驚世之事以眩耀人耳目此公德之所以日進於高厚而不已者也嗚呼其美且盛矣孟子曰人樂

有賢父兄余以糞土之質昏愚懦弱無所比數雖不克纂繼於誨誘之萬一終不免悲歎窮廬之人乃其飽公之德飫公之美心悅誠服而知好之者亦將數十年于今耄艾焉若公德美之高下深淺則顧余何足以知之亦何足以議之哉特其家庭之懿隱微之行他人所不及知者余獨見而知其然是則雖謂之余惟知公亦不遠矣昔蘇雪堂跋歐陽公寄姪書云云余於季父公亦云庚午仲冬上浣從子元之書于昌樂館中

輓詩

李墺

後學悵悵昧所趨斯文猶幸有宗儒家傳淸白氷霜
潔身履中和道義腴對越聖賢尋統緒倘來軒冕視
葭莩天於吾黨何偏厄領袖云亾二大夫

又　李墢

百歲相朝淡水交時將白雪向君操的源本是西厓
粹雋望今推北斗高善味採來遺膾炙林居閉久長
蓬蒿追風逸氣駒千里瑞世奇標鳳一毛敬直豈容
邪或闖義肥何待戰方鏖爲山或恐終虧簣上水須
知必用篙胷裏冇教生妄葛園中自覺有甜桃辭嚴
異術排三藏才足逼儒涉六韜盛際正當麟集時芳

聲迴徹鶴鳴皋一生苦節氷爭潔四邑遺仁雨幾膏
白屋對書尋墜緒　明主側席餉英髦洪恩旣感如
山岳俗態長嫌似桔槹論事勿欺心詎怍臣時無力
首空搔漳濱剩占優游樂轅下初辭局束勞報國誠
潑如魯直絶交書欲寄山濤唧杯只爲消孤憤染翰
何嘗賦反騷抱負眞室王者佐沉冥誰信世間豪處
江湖達猶憂抱撫竹松來足慰陶方喜地靈鍾異氣
忽悲天意旣吾曹泥中寶彩沈明璧橐裏餘裝只爨
袍正路孰能由坦坦頹波誰復障滔滔芝蘭東浦悲
零露蘋藻空林忽薦醪仙韻幾年淹謫籍帝鄉何處

聽雲璈德門袞袞寧無報神理昭昭本不謟請誌嘗從我求生誌先未縣吳札劍論襟那泛剡溪舠二年壼我同

聲五隱伏五峯梧相茂伯仰首蒼穹泣且號

又　　金榮祖

系出河東大人鍾淑氣全純明威性美詩禮過庭傳

士則空開後家聲克述先家貧心益泰道屈學愈尊

漢道中興日周王訪落年分符先令望持憲糾王愆

時論欺孤直遺民誦惠鮮牙期元道義秦晉更因緣

魚鴈纔千里儀刑忽九泉旅遊孤絮酒終古一潸然

又　　洪鎬

昔我先生貢太東公承庭訓孝仍忠多聞博學爲餘
事主敬存誠作實功下土有期何草草皇天不憖似
夢夢悵悵岐路吾安倣題罷哀辭更咽中

又　　　　　　　　　　　　　　　　全湜

到老悲無伴忘年賴有君人思扶此道天欲喪斯文
烏府初循堵鸞驂已上雲分山餘舊宅不忍撫清芬

又　　　　　　　　　　　　　　　　金應祖

鸞鶴奇姿逈出羣趨庭遺訣有溪門專精兀兀心愈
厲卑讓肫肫道益尊厚地未容埋令譽老天何遽喪
斯文溪齋竟失聯衾約前路悲歌豈忍聞

又　　趙絅
一覿夫君如飮酎至今心醉有餘馨方聞秋駕求神
駿不謂天文秘德星儒行應兼循吏傳林宗何待伯
喈銘嶺南庠序無顏色舊宅空留草帶青

又　　崔鳴吉
跡屈寧嫌郡邑卑名高終被　聖明知前年乍赴
天書召今日翻成木稼悲人已九原難更作市猶三
虎謾多疑平生一面元交淺但爲斯文涕自垂

又　　李植
少日魁多士儒風振相門貞松寒後秀良玉渠中溫

銅墨曾留愛弓旌晩荷 恩忍將塲藿詠千里撫哀
播

又　朴明榑

名家雅望重南金卑讓肫肫世所欽氷蘗清風留郡
印霜臺白簡聳朝簪纔看匹馬天涯遠旋報修文地
下深老我平生傾慕意新阡回首淚盈襟

又　李聖求

水絶明潭地震經斗南沈彩少微星退溪源脉迷歸
向相國家庭失典刑恵愛秪應留郡邑羽儀無復潤
朝廷春風獨對梨花月空憶當年醉眼青

又　　　　　　　　　　　　　李景仁

喬木家聲相國門學傳詩禮有淵源清標玉立襟懷
豁和氣蘭薰笑語溫早守丘園非傲世晚縈章紱豈
求　恩高才未展平生穩白簡旋招衆口喧此去優
游聊足樂向來榮辱詎堪論南郊一別仍成訣末路
斯人不復存琴鶴清風留郡邑箕裘遺業在璵璠松
西近麓諸新卜河上先廬負舊原半世親朋情不淺
百年存歿義彌敦如今萬事關時運哭望天涯日欲
昏

又　　　　　　　　　　　　　韓汝溭

達憶西厓老流風悵莫追道存開後學勳著濟時危
世故紛如許家聲幸在玆相門期出相箕子善爲箕
服訓初聞禮趨庭已學詩典刑看器宇符彩邁凡夷
鴈塔登名早龍墀待詔遲林泉尊出處郡邑任棲卑
晩際爭臣列滚紆 聖主知子陵輕諫議衶放足山
資橐就[illegible]修地名高進退時謂言將復起那意奄長
辭天欲斯文喪人誰此理推野風凄素紼山雨掩緇
帷未信仁宜壽休論德必施夜臺潛鳳質雲路失鵷
儀宇宙今存没西南舊別離病違嵩里餞情見露歌
悲慶積能無後根盤定有枝他年經國手方信乃家

兒

又　趙國賓

相門餘慶篤生賢光岳精英鍾得專顏巷簞瓢元世守鯉庭詩禮是家傳冲襟本自芬華謝耿節初非利祿牽正値 聖王招俊乂整紆殊渥起林泉臣時須望南金重蓋代高名北斗縣廉謹持身淸似水剛方斷事直如絃異同莫問惟公耳論議雖囂益坦然壽不徵仁蓋亦命官無滿德柰何天八年隔闊空愁夢千里逢迎卽別筵玉樹忽摧長已矣短詞臨紙涕漣漣

又三首　　鄭榮邦

聞禮趨庭早求仁立雪誠文章宜粉地鹽菜可鉶羹美質雖天賦工夫若性成方期陶一世何遽覔佳城聰作龍門士寧求鴈塔名（曾朝公榜下有當路者因公中鄉試以書速之公知其意有在不赴會試）遂楩楠元自直氷蘗未爲清紐鵲恩均洽居鳥議獨平驊騮方得路鶗鴂柰先鳴梅墅承余日諸生少裼裘片言鉗衆楚大禮克從周（愚伏先生喪公爲相禮葬時有古今禮不同之疑衆莫知所定竟從公議）雖切山頹慟稍寬道喪憂今方議啜食微子與誰籌

又三首　　金坽

盛名今世獨賢行古人參蹊徑從河上光輝闡嶺南
恩榮由特立稱慕入興談福善逾冥昧瞻天慟豈堪
厚德令人醉高標擧世欽鍊金精豈化飲水樂何深
痛絶虛驕習惟存理義心要知公議惜看取盡沾襟
吾道憑何處今年失此人凋零係時運悲悼若天倫
百讀哀篇闋三嘆寶瑟湮情懷君必識誰與輔爲仁

又　　　　　　　　　　　　　　李昭漢

一見心期合平生鄙悋無名家有是子吾道得醇儒
業縣曾分竹霜臺近伏蒲南州白衣客太半舊門徒

又　　　　　　　　　　　　　　李煥

謙於持己敏於行遂使名高北斗星久識家庭親炙素方知松柏歲寒青修巖歸計輸遼鶴生物僑居逐浪萍河上秖今人幾在不堪垂淚向蒼冥

祭文

張顯光

嗚呼人之以善鳴世者亦豈少哉然而或有表善而裏不如表者言善而行不如言者此其所以難得名譽於一時而心悅誠服者鮮也若公之爲善也則表裏如一言行相符蓋其受訓於家庭者積矣而德性上用功者深矣其所見未到而行未進者容或有之何嘗有見已到而不自進者乎所以親族愛之戴之

鄉黨悅之敬之朋僚莫不信之重之者也設天假其齡則其所以扶世教者如何也而今遽失焉豈但吾黨之孤索哉舉一世之人俱失其善人焉此髦懷之悲痛也自不得己也癃病甚矣不克哭訣於壙下玆遣薄奠何可以伸此抱也秖冀不亾者庶有以歆

鑑

又　李墺

惟靈資禀粹美玉潤淵泓家傳衣鉢行敏規繩常謂四書學問根柢口誦心會精思實體紫陽書中愈見親切如承面命親受旨訣以泳以游食息靡怠曰敬

與義無間內外斬釘截鐵理欲之界心地怡愉胷襟脫灑終身蔬布無慕綺羅處己氷潔接人春和韜光戢曜隱璞含眞毅然其勇藹乎其仁學優而仕乃服官政歷佩四符遺愛百姓柏府論事不激不隨乃尋初賦于洛之湄樂哉優游舊棲無恙河上的源愚翁餘響衞道之責在公身上天胡不憖朝露先晞後學安倣吾黨疇依才大命竆德尊位卑室如懸磬生事益落吾又何悲公心所樂柳車旣飾卽遠有期江流嗚咽江月無輝牙音誰賞郢質已亡舊交如我最切悲傷衰敗之甚常在閑縮末由永訣但有慙悳遣子

薦哀老淚沾臆

又　李埈

恭惟我相國先生道紹前哲德爲世師鍾美於君式穀似之柰何以君稟賦之厚學問之濬積中而未施於外好古而不諧於今行仁義而壽促修正直而運否天之於賢者何乃生之艱兮奪之易以子之純德懿行獨堙鬱而至於斯耶斯道兮輟響後學兮何依矧余之中路悵悵兮亾質之慟又何涯子之詞華兮沛發嘗一舉而擬蓮魁猶不居乎舉業獨超然於塵埃晩以薦而歷四郡未嘗淹數考於一官豈非以所

負大而自處重兮其合之愈難也禍患不動於心論
議不蔽於私處於衆而不隨謹於獨兮不欺讀古書
而安陋巷以歌詠乎先王之道雖饘粥之不給豈暫
捨其所好居辯之若訥處智兮如愚謙抑以自將忠
信兮潛乎賢者愛兮懦者立鄰比化於廉讓達邇列
之擢入庶可施乎素養匡頹俗以古禮告我 启以
嘉猷是君子之所欲君何以榮而爲憂是其所見之
明兮識行違之已審畀華鐘之一撞俄孤韻之頓寢
雖衆口之譁然顧直道兮無玷何世網之纔脫已塵
氛之遠獻有生兮有死終歸於無物獨惟君之脩姱

終不與物而俱滅書汗簡兮播口碑馨風吹入兮不歇
謂余早攝乎師門屬余以先生之壙誌顧識淺而文
下迄未副乎盛意戀掛劍之古義增一痛於余衷予
始返於漳濱各有礙於相從憑短札以叙心尚墨跡
之如濡那知江月之纔鈎已仙舃之化凫宇內之廣
知音有幾予今遽然吾道已矣餘生未死孑然獨存
願飭躳以省愆庶無愧於夜臺之見君適於再明承
命而西茲遣兒子遙奠炙雞

又　　金榮祖

嗚呼欵人生之脩短悶斯道之消長顔不幸而短命

孔輿歎於天喪嗟古往而今來痛此理之莫定人鍾
精於奎壁生匠石之園中賦孝悌以成性學詩禮而
加功冠二百之蓮牓夙蜚聲於泮宮然夫子之所樂
不在彼而在此恥屑屑於章句遂專專於求道學愈
進於窮約德日章於謙恭爰有朋兮方來匪我求乎
童蒙春有脚而德薰玉蘊寒而山輝人無間於盛名
庶展布於明時民誦德於佩符朝稱直於持憲行家
國而儀一懿君子之顯顯彼盡言而獲罪定執法之
思伸胡女嬃之嬋媛反詈余其申申掛孤帆於江東
得余直於洛濱士方擬於山斗天不慭乎哲人緬嶠

南之一域實賢士之府庫以余觀於夫子應不居乎第二須公論於百年詠殄瘁於今日余嘗蒯之下品托蓬麻於夙昔豈琢磨之敢擬偶臭味之相投飲醇酎而心醉每自失而懷著微斯人而誰歸爲吾黨而增惆繫一官於嶺海駕素車而無從想玉淵之明月餘萬古之精神隔千里而緘詞借一哭於他咽嗚呼痛哉

又　　趙靖

惟靈稟性慈良持心簡潔經明行篤聲譽洋溢屢佩南符民皆臥轍一言忤時三宿猶遲簞瓢陋巷聊以

樂飢何言今日遽至不淑儒亾師表孰不匍匐矧余
衰庸分義俱切得疾沈綿身未執紼代手酹觴益增
摧割

又　洪鎬

我西厓先生程朱道學菽粟文章學者有師斯文不
喪公承庭訓健以自彊灑落明誠履蹈其方與世未
周蘭椒徒芳去歲之冬職司肅霜卷而東歸其道愈
光今春元日過余江鄉相攜一笑中心若狂橫竪說
話如龔馨香不見十日遽聞公亾嗚呼痛哉公禮以
進退義以行藏民之父母國之棟樑壽僅知命公德

以彰時當櫝玉公施未昌時邪命邪茲理茫茫公能

自達余又何傷今來奠公滌自盈觴寫懷平生寓茲

一觴

又全湜趙光璧成汝櫄趙光瑩全珌趙議朴晉金宗暐等

嗚呼公之行於世者其止此也耶謂公材已施於州

縣四境不滿於百里謂公德見知於當世一賸無補

於數日循擔走兮世莫我知將不負至樂於一室天

無知歟人不淑歟纔過孔融之五十遽啓曾氏之手

足斯文自此而墜地吾黨誰從而扣端無傳河上之

貧兮已棄巷裏之瓢簞顧以倀倀之顓蒙亦登李君

之龍門常聞坐席之香久荷縣榻之恩文廉之玉樹
就埋虎賁之典刑安在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椒漿雖
薄舊好可敦舉切云亾之至痛孰爲俱往之虛文一
慟二慟三慟而不知止惟搔首而呼天嗚呼哀哉

又　　鄭榮邦

惟靈誦詩讀書求仁講義學期於成如往有至早擢
蓮魁方期釋褐一人啗利兩脚山疑名爲衆趨公視
若浼以展禽和有伯夷介其清如水其直如矢其德
如風無草不靡其澤如雨無物不沾不言而信不威
而嚴出佩銅章民臥春臺歸來斗室門掩蒿萊前秋

一起亦非獲己用舍由人語默在己一日烏臺令譽
千秋玉京何許歸路悠悠心懸北極身落南州貧賤
何辭富貴寧饕惟命是安其樂陶陶老成雖遠典刑
無改斯文倚重學者有待云胡不淑而至於斯天不
可恃理亦難知嗚呼哀哉去歲冬末公來過我有疑
斯叩有唱斯和憂世之衷憫道之微亹亹夜坐以至
星稀及吾師門方舉縟禮斯事體大叓合商諦迨我
旋歸約會道陽言猶在耳其又可忘嗚呼哀哉遽之
去啇里不滿百一瞑無視有來何覿黔婁雖貧猶得
正被况禮有文質於贈襚死亦何憾生亦何歉嗚呼

哀哉旅櫬初還行路哽咽愚夫愚婦莫不掩抑窀穸既定親賓咸集行則執紼送則臨穴我病後人不能自致同門之生分義掃地莫倩于兒衰寓于辭不亾者存庶幾格思

又　　　金坽

惟靈孝友忠信寔出天資謙溫雅飭端合禮儀家聲紹恢庭訓發揮挺生有美君子無疑厚德涵人徽顯奚遺高名驚世遠邇皆知猗蘭馥郁祥鳳威遲墊巾入慕棲棘爲師研窮陋巷遷擢　明時紬衾雖布麥穗謳熙擲角暫試葵日臨臯江湖憂隱魚鳥心怡益

味靜專旁事攝頤善福已謬賢嗟有期新春閒出大
丘車馳客亭奄臥俄頃難治德星昨明晨露今晞其
存其沒如夢如非儒林慟怛行路齎咨人贖靡容邦
瘁誰醫嗚呼季華往在羊日會過荆扉同人亦至於
叙睽離夜闌解攜情思依依孰知數夕凶音倏飛錯
愕嗄駭傷歎吁噫天生斯人眞若有爲甫踰知命胡
至於斯朋無藥石余失弦韋蓋爲世道非哭吾私嗚
呼季華昔云難再語讖無違遠辰已臨今向何之無
路進訣病頓如維言猶乎耳容每乎思平生道義今
復爲誰此懷無憑雲天慘悲幽明縱異兄鑑應垂瀝

血寄誠沾聽漣洏庶歆菲具兼聽哀辭

又　　　　　金光繼

嗚呼與兄相從已四十年于玆矣道義之相許契分之深密千里相思之苦一樽同話之樂不待言而可知矣吾兄有氷玉之操有金石之貞歷變履險而不易其所守居官任職而不渝其素志簞瓢屢空而不改其樂環堵蕭然而處之晏如此則質之古人而無疑矣非稟之厚而養之深能若是乎頃在己酉之冬旅食京華同寓洛城之東泮同案而食聯席而寢者殆將數月厥後肄業於鳳寺讀書於屛院靑巖之夜

話玉淵之春遊今皆爲陳迹矣尚忍言哉時月不見
則簡札翩翩積案盈箱箴我之病督我之過開我之
蒙警我之惰至今無大過差不獲罪於鄕黨州閭者
皆兄之所賜也感兄之恩慕兄之德每一食而三噎
雖十駕而難追今年孟春之初過我衡門酌酒叙懷
聯枕道舊分袂未浹旬日而凶間遽至人事之不可
恃乃至此耶嗚呼痛哉今聞郎逹有期而疾病沈綿
委頓牀席末由引紼山門臨穴一慟永訣而終天也
感念平素不覺失聲而長號言有盡而情不可極兄
其知也耶不知也耶嗚呼痛哉

又　　　　　　　　　　　　　　　　朴絪

惟靈天稟篤厚操履誠確學得趨庭道高入室氣宇寬洪一團春風胷襟洞澈萬壑淸氷賢愚同悅遐邇共稱顧余薄劣早欽香名徒勤景仰無路承迎歲在白羊幸蒞荒郡枉屈樊廬許以義分披肝露膽眼初情舊愧以無似猥蒙恩遇琴堂靜夜溪舍淸晝從容侍話發蒙鐫頑如自得師庶幾窺斑瓜期未半歸意浩然輕舟泝洛斗北箕南後會無期能不沾襟時憑辱問飽饑愈疾孰意如今遽至易簀仁不假年位不滿德天道茫茫福善何徵嗟惟我公愷悌慈詳太史

書冊廣士銘口名存後代豈云不壽秪恨好學令也則亡儒宗誰續斯道誰光斯言一出五內焚裂遠聞凶耗歛不憑恐哭病廢人事奠不親酌感念生平悲愧來幷不昧者存庶鑑微誠

又　印悅道

惟靈南金美寶崑玉殊珍資禀拔萃穎悟出人間道甚早本於家庭温恭孝友正直聰明操守內確踐履外篤學成行尊多士準則幽蘭播馥人爵自至歷典四城惠化馴雉一言霜臺丹衷皦日隨遇盡職不負所學令聞四馳有光前烈難進易退婆娑初服庶幾

飽飫終究大業一疾觀化彼蒼誰詰達邇殄瘁儒林
掩泣余以無似夙忝登龍高山仰止款密遊從世路
多違南北異蹤一念傾向如水必東音徽一違緒言
難尋依歸無所增慟我心屬玆抱痾半年杜蟄衰朽
匍匐葬未執紼分義掃地慚恨曷極修我薄具替薦
哀誠公乎有知來格昭明

又　甥趙壽恒

惟靈受才之美力學而充易直子諒忠厚溫恭羣居
肅然獨知能敬何位不盛而年不永曩丁濁世道廢
倫斁姦兇睗睒鬼蜮欺訶公安久約言遜行過一簞

不章人病已怵　聖人斯作直氣爰進　旌招禮加
清士始見歷莅外內有實名符簪笏匪榮食舊頻求
逮登烏府懲辯後就一薦忠悃大忤當世苟利於國
豈爲身計衡宇猶存卷而懷之士林歆豔指爲依歸
誰謂暴疾遽至不淑天之付公式畀其器陶民植學
有在今後胡此之謬未終厥施忞忞之呾湜湜之喟
嗚呼哀哉闕觀在　百稔猶幼捧土巖廓亦不足貴
苟有不朽夭壽奚論苟有良貴人爵曷云國失良臣
士無賢師嘉言不復聖道日非非今誰痛非斯曷悲
嗚呼哀哉不肖如蜴實固且癡推之塗轍幾蒙鞭辟

今其已矣後期何日薄具菲薯侑以衷曲九地冥漠
噭噭腸裂

又

甥李弘祚

嗚呼天乎命乎胡至於斯斯文靡托吾道將墜此則
士林之痛朝野之慽人與甥所共者也入無所依出
無所恃茫茫如赤子之失慈母匍匐東西莫知所止
此則一家之痛惟甥與一二弟姪之所獨者也舅氏
其知耶不知耶哀我天只凡幾歲弟兄伯仲兩舅不幸
早世惟舅氏獨在侍之如父母仰之如山斗私常祝
禱曰眉壽萬年福祿無疆使斯文有所屬邦國有所

侍上以扶吾道下以濟吾民克紹先烈重光門戶豈料老天不憖禍孽孔酷奄然之頃遽至於此乎天乎命乎胡至此極舅氏平生一言一行不違於禮一動一靜不離於道潛心義理芻豢悅口芥視名利絕意科第奉先以孝誠敬兼盡睦族以仁恩愛備至春風氣象與物無競秋月襟懷澹然無累樂簞瓢而不改處陋窮而愈亨其學問之力充養之功有如是者天必佑之神必福之而壽不滿其仁位不稱其德天何難測神何難明嗚呼甥以險釁早失所怙年至就傅不識一丁歲在丁未從母南來舅氏撫我猶己子耳

提面命誨諭諄至不肖無狀雖不克奉以周旋稍解銀根之非幸免禽獸之歸者一毫皆舅氏賜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甥之事舅不能如父痛矣此恨豈直與此生相終始而已哉嗚呼樑木既摧後學安仰蓍龜既亡國疑誰稽況此零丁四顧無依疾痛在身誰肎恤之飢寒切膚誰肎顧之學有所疑於何質問事有是非於何折衷溫溫德容今不可接諄諄善誘令不可承追念往事中膓欲裂言不可盡情不可極謹薦菲薄陳我悃愊

又 外甥李尚逸

恭惟我東久無眞儒道失其傳士昧所趨退溪勃興
道學大明會萬歸一爲集大成孰承其緒曰惟西厓
師表儒林蓍龜國家人免左衽孰非其功餘慶所及
篤生我公淸粹之質受之天分詩禮之方得於庭訓
浚思力踐動遵規墨敬以律己恭以接物雅懷玉潔
德容春溫人得拜謁無不心薰言論和平必本義理
貫穿今古包羅經史令人屬耳終日忘疲早魁詞壇
草木知名中遭閔凶意息浮榮彼河一曲容膝數椽
箕裘世守淸白家傳簞瓢屢空菽水不給處之怡然
素志彌篤禍遘兇妄身遭縲紲容色不渝人以爲難

幸遇昌辰登庸追蘭鶴書飛來牛刀暫試政務仁恕
民歌君社清苦之節可質神祇事上臨下一由誠意
四賦歸來咸留去思晚結草屋洛水之涯婆娑丘壑
軒冕非志 旌招屢降僶勉從事霜臺一章可激頹
波事與心違媢嫉者多十寒已極一曝無益於公何
損爲時深惜歸來一室樂則狂是謂天假年斯道有
倚云胡一疾而至不淑天道難諶此理誰詰上爲列
宿公自快活下失楷範儒林掩泣嗚呼不肖何幸得
托門壺公不卑夷每垂昭訓小子悅之學而未能然
策鈍劣惟公是承山川阻脩縱未常陪慕德一念終

始不急誰知旅館遽夢黃粱一聲長號雙淚沾裳病
不舉扶沒不飯含奔走後人死有餘憾伏哭柩前敬
奠菲薄不亾者存鑑此衷曲

又　　從子元之

嗚呼痛哉余積惡險釁生命不造年纔齔齒慈父見
背數年之內又失王考零丁孤苦無所依賴在死而
生非意所料公憐余寡弱愍余無知殷斯勤斯撫以
育之教我勑我誘以義方惓惓以奉承遺訓無忝祖
先爲戒雖余之昏惰無類終莫能有所振拔以副公
提命之至意然其區區刻骨之心未嘗一日而忘于

懷矣門祚衰薄愚故連仍數十年來諸父兄弟零落殆盡我家兩世惟公與我煢煢啣恤形影相弔哉非叔父誰與因極公撫余猶子余仰公猶父父子二人相依爲命豈知昊天不弔降禍斯酷又奪我所恃若此速耶尤可痛哭者身縻職役留滯　京輦千里之遠數日之病曾不得一侍湯藥而遽抱無涯之慽永作生死之別人理所極尚復何言嗚呼往在甲戌之冬公有庶尹除拜之　命是時公適於灸焫之餘收完未久一家之人或以爲慮欲其無行公乃曰我世祿之臣與山野疎遠之人事體不同且受　恩渥厚

無他報效惟當以承 命趨走爲恭耳遂自力以行
到京師未數日續有臺憲之除自外人觀之可謂榮
矣公則滚以非分驟進爲懼居寵若驚累牘祈免至
終不能得請則又感激 恩私竭忠無隱職思其居
不爲身謀進退之間綽有餘裕從容自得無所悉悔
隨遇而安樂行憂違比之古人夫豈多讓焉公天資
極美而充養又至制行有法而處心公平持己以嚴
待人以恕易直子諒莊重安和辟之如良玉謚然而
溫粟俱備春陽著物而和氣藹然謙虛退讓卑以自
牧表裏單盡誠信不欺兢兢焉翼翼焉勉勉循循獨

其心追古人以爲師法寧力不能及而不敢少懈公眞所謂篤實君子矣平生絕無嗜好惟樂善好問之心終始如一聞人之善未嘗不喜雖在空空之夫淺近之言必虛心容受猶恐有遺舍己從人之美與人爲善之誠溢於言意古人所稱以多問於寡以能問於不能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公亦庶幾於斯焉公常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程子之言豈欺我哉又曰敬之一字實聖學終始之要學者所宜盡心又曰孟子收放心三字最爲緊要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觀於數者足以知公用力之方矣

公又嘗謂余曰世間萬事如鳥音過耳不足累吾靈臺惟當一切掃置以修身俟命爲心可也又曰近自數年來自覺心地寬平胡思雜慮又似退聽不大用力惟於動時易差了是可慨也嘗以靜坐終日易操存一刻難十字書於小板置諸座右公之念念存省用功日深於此亦可驗矣公幼有至性始年八歲時丁貞敬夫人憂暨先君與仲父洗馬公俱於幼稚之年共執喪事哭泣盡禮祖父府君蓋嘗稱之而兄弟之間友愛尤篤祭祀之際誠敬俱至曲盡情理懇惻周徧使人見之有足感動至於家居隱德尤有非外

人之所能盡知者夫造次之間微細之事人人之所
易忽亦眞情之所難掩故古之善觀人者觀人之善
必以是而得之余自蒙幼久在左右奉以周旋三十
餘年曾未見一事毫髮未慊於心自然心悅誠服終
不能忘若此者又豈以聲音笑貌而强勉矯飾者之
所能及哉方且潛心力學益敦本實日求未至其進
不休不幸天不憖遺中道就沒未究遠大之業遂成
千古之恨傷痛悼惜之情不但骨肉之私而已嗚呼
余固至愚極頑無所備數雖不足窺公所造之涯涘
而揚公德美之萬一至於阿其所好厚爲頰舌觀美

之辭以傷公平日謙光之德實所不敢苟有虛僞神必諺之矣嗚呼公之識足以鑑幽燭微行足以楷世範俗才足以成務德足以見世百不一試而至於斯幷與其不可傳者而不得復見天乎鬼乎此何爲者公家累僅十餘口而貧不能自養先世遺業又無以自資流寓他鄉久不能歸每以爲恨擬於河上舊基縛數椽茅屋以償暮年首丘之願余與一家諸從裒合人力伐木水次將以前年秋始役材旣具未就而公已於是年春首去世矣人生之難信天道之無知一至於此雖欲不號且慟以悉眞宰之不聰又何可

得也嗚呼言有竆而情不可竆淚有盡而悲不可盡
公若有知亦必悲痛於斯言嗚呼其知耶不知耶嗚
呼痛哉

又　醴泉鄉校儒生李弘經等

嗚呼公之在世世皆瞻仰公之去世吾今安倣士失
模範國將殄瘁言念及此痛悼曷已嗚呼會莅弊邦
政通人和百里桑麻一境謳歌心存興學禮勤下士
薰陶善良是誰之賜未幾歸田末由臥轍思切去後
墮淚銘石嗚呼間世英姿清朝重器屬玆　新化庶
將大試鑾鶴樓屢屈麟角誰知晩擢柏府鳳鳴可期事

與心違匹馬東來簞瓢樂淡榮利心灰仁者必壽古有其語哲人其萎天胡不與愚老已逝吾道將窮公又云亡南中若空嗟嗟小子贖贖一聾何以酹之行潦一酌不昧者靈庶幾來格

又　　善山鄉校儒生吉璹等

惟靈金玉之資江漢之英早承庭訓禮讓性成儒林之首國家惟楨風儀符德言行中規旣溫且恭無斁人斯休明啓運賢俊周行彙征拔茅公是人望出典四邑于嶺之陽敎先風化政尚撫字豐碑相望頌不盡美逮入霜臺獨持風裁道之將廢公則歸來睠彼

商洛爰得我直三旬九食一室四壁有書滿架有朋
自遠優游考槃富貴非願蒼生之望惟在安石六一
未衰庶幾幾萬一如何彼天伊不憖遺兗醫無及哲人
其萎惜哉公德今不可忘模楷元禮師表黃生覿德
聞風孰不加敬柩輅遠引卽我之境時羞醴酌敬奠
菲薄靈其不昧尚應來格

又　　　　陶山儒生琴好謙等

惟靈精純之質超詣之資早承家庭惟以繩墨而律
己亭亭松栢之操皎皎煙霞之志局量宏深擧止端
雅羣居笑談無異乎人而凜乎不可犯者存乎其中

家徒四壁簞瓢屢空而處之晏如不易所守求之古人亦未多得苟非學問之功踐履之篤能如是乎

聖上靖亂之初首訪遺逸於山林薦以學行 旌招累至歷典四邑愛民如子浚仁厚澤銘萬古而垂千祀者特其餘緒耳謂享仁壽盡展所蘊蹇蹇糾違於臺閣從容啓沃於 經席引君當道澤及黎庶如其不遇猶將卷懷林泉益敦舊學爲一方士子之矜式豈意斯文之厄會遽奪儒林之模範言念及此不覺涕泗之交頤居諸不留卽遠有期敢將菲薄具奠几筵靈如有知庶鑑微衷

又　　　　　　　　　　　　　　盧江儒生金璟等

惟靈圭璋令質河嶽精英穎悟天全儀標冰淸戴美
襲訓紹德惟克𧝹順東方學醇行篤謙恭向人莊敬
律己咀嚼道義𦦨蔘經史樂在安貧華聞彌大望係
蒼生名徹　紫宸寄滋宣化官擢親民治出張弛政
先孚惠淸標苦節愈往愈勵簪柏府筆古諍臣風的
的秉心蹇蹇匪躬辨過堅懇正直不回朝議方激
聖德益恢歸來故園婆娑初服庶膺神勞竟瘳國㽞
孰云長途遽隕厥靈天不可問理亦難評生順死安
在公何愧德隆位細爲世可唏仁者不壽吾道之厄

士失依歸國亾矜式吾儕末學夙叨後塵薰室中蘭
襲座上春諄誨所洽包蒙有擊今其已矣於何考德
斯文靡托吾黨安放典刑愈邈德容難忘蕪詞寓哀
菲薦觴忱惟靈不昧尚冀昭歆

又　道南儒生金廷堅等

惟靈清純之資謙厚之儀得之天賦詩禮傳訣孝悌
立本有正門路專心問學餘事翰墨蹔展驥步一生
安貧早歲韜光榮達不慕芝蘭自芳名譽遠播累蒙
殊遇廉潔自守清簡為政民歌來暮晛擢霜臺獨
持風裁禍患不顧方期展布致澤君民天何不憖遺

城一疾難夢遽催吾欲上訴邦其殄瘁士失希式痛
但承訃的確之論和粹之容已矣莫覩後學之訛經
禮之疑於何稽考傾想疇昔敢陳泂酌髣髴平素

又　伊山儒生金鍪等

卑以自牧易著時義闇然日章傳有微旨不有中行
孰能此道允矣君子蘭雪其操趨庭遺訣曰惟心字
敬義夾持誠明終始溫柔有容濟之以剛卑讓肫肫
令聞愈彰大以闡學以幸斯文小者登庸濟時匡君
今焉已矣柰何老蒼顧惟吾黨捐芬鄰鄉夙慕先師
誠勤仰止山頹已久痛結多士公又長逝吾道何托

瞻彼龜臺淒其物色音容雖遠學訣猶存庶理餘韻
重期九原

又　　三溪儒生具錭等

嗚呼天何不幸吾邦國吾斯文耶往歲喪愚翁前年
亾五爺今又不憖遺吾老善人維國之紀先輩斯文
之表數歲之中而奪之三邦國何所庇斯文何所賴
耶嗚呼痛哉溫粹之質敦厚之器淵源之學養之有
素接物以恭持己以規親黨則悅不知亦慕君子足
恃以勸於善小人有畏而不敢忌今其已矣人何所
恃亦何所畏耶嗚呼痛哉見識該洽踐履篤實足以

振衰學足以迪王德官之不遂或者發之遲而用之博喜專惠於四邑悲不咸於一國幸而柏府之 召顒望庶幾既歛手而歸來奄一去而莫余追嗚呼痛哉天其不幸吾斯文吾邦國矣謂之何其顧我一院曾得公而爲依蓋有窺於涯涘豈敢諂言而公欺遠近懷慟非一人之私腸菲薄庶歆見公德之不可忘

嗚呼哀哉

又　冰溪儒生金尚瑗等

惟靈山河間氣金玉美質詩禮趨庭傳得旨訣學成行尊多士準則四綰墨綬召杜幷美一伏青蒲丹

復起今聞四馳朝野咸傾庶究大業惠我後生天胡
不憖木稼呈孽邦家殄瘁儒林痛惜某等聞風覿德
仰止深切及此窀穸百身難贖敢將輿誠陳此泂酌

又　　　　　　　　　　　屛山儒生李慶俊等

惟靈圭英玉粹鳳姿鸞格家庭詩禮授受有的成人
器量迥自髫年仁心所性孝行自天推其緒餘愛人
恤物功名得喪砂希毫末義理取舍灼如龜燭高文
邃學誰闖牆垣經傳蘊奥子集淵源君臣大義父子
天倫爰曁事物酬酢紛紜昭融貫穿顯微無遺凡在
儒林孰不欽師斯文日炳士有依歸平生抱負庶可

大施南容尚德柳下官卑然其素心隨分盡力秋郎
一拜積究俱洩南郡四典遺愛皆碑暫爲京兆旋入
皁扉望重朝野百僚相規遇事論思皆得其宜無他
斷斷當路是非江湖萬里浩然其歸堯憂雖切顏瓢
亦樂庶幾終老悅我初服如何昊天遽奪耆老哲人
之萎吾道之厄無從考德從學安仰顧我書院地近
河上先師典刑賴有夫子薰炙之澆牖我蒙士今其
已矣何處陪尋敬奠叙慟以冀一歆

又　　南溪儒生孫與仁等

猗歟先生生此海東德備才全孝乃家風藏眞其懷實

竟蒙擢拔歷典四邑大洽惠澤豎碑頌德永世是思

襲儀霜臺萬姓黃耉道屈身退樂在林泉若將終身

甘此窶貧天何不憖奪我人斯邦國殄瘁士林無依

曰我赤羅亦先生鄉先瓏既在廟宇斯藏先生宿計

終始於是今焉已矣長慟欲死敬爲菲薄略伸衷曲

知耶未耶庶幾顧格

又

涑水儒生孫胤業等

嗚呼天生我公夫豈偶爾斯文有傳赤子仰庇早趨

鯉庭篤信聖學善繼善述傳得旨訣家貧亦樂處困

愈亨一團和氣與物無爭所重在內不求於外出處

惟義難進易退兮憂四邑頌德洋洋一片螭頭永世
流芳承 召入洛萬手加額鶚立霜臺百僚振肅朝
奏夕替事與心違行藏綽綽匹馬遲遲歸卧田園爰
得我所婆娑洛浦若將終老云胡一疾而至於斯樑
木其摧大厦誰支哲人云亡小子何依天乎鬼乎此
理難知敢竭輿誠式薦菲薄不昧者存庶幾來格

屛山書院從享文 洪汝河

恭惟文忠道宏德崇高明正純蔚爲儒宗緊我先生
克紹家學濡染既深踐履斯篤冲和高毅積眞襟醇
卑退肫肫謙撝而尊薰仁勇善輒立頑警望閭去矜

踐庭生敬蒙難靖守際　聖寵紆恪潔遵條惠澤蘇
枯歸臥逢堵藜羹脫粟理義悅心旣飫旣沃晩入憲
司正議寔持道之將廢不興者時年位雖詹軌範攸
垂睠玆屛院文忠舊祠　以先生祔疇不曰宜吉蠲亨
侑假思如在像設儼然若奉鯉對瞻慕維新斯道彌
隆神其歆佑牖我羣蒙

修巖先生年譜卷之二終　癸巳七月屛山書